

张耒瓷枕诗考述与多重文化意蕴探析

张健¹, 晏刚^{2*}

(1.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798446078@qq.com; 2.通信作者,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761566759@qq.com)

摘要:北宋张耒的《谢黄师是惠碧瓷枕》是现存最早的围绕瓷枕进行创作的诗歌作品。此诗以瓷枕为中心,融合了友情馈赠、养生保健、审美趣味与游仙幻想等多重文化意涵。在考述张耒生平与交游背景的基础上,结合诗中描写,探讨瓷枕所体现的宋代陶瓷工艺水平及其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同时,从诗中梦入仙境的描绘出发,联系《枕中记》等典籍,分析瓷枕如何成为古人超脱现实、寄托情志的象征性器物。张耒的瓷枕诗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成果,更是研究宋代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值得在陶瓷美学与文人文化研究中持续关注并深入挖掘。

关键词:张耒;瓷枕诗;交游;文化意蕴

张耒是北宋时期的重要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诗歌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瓷器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更成为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张耒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在《谢黄师是惠碧瓷枕》一诗中描绘了瓷枕的形态、用途以及所承载的情感。据笔者考证,这首诗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现存最早的瓷枕诗,为后人研究宋代陶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学资料。全诗内容为:“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梦入瑶都碧玉城,仙翁支颐饭未成。鹤鸣月高夜三更,报秋不劳桐叶声。我老耽书睡苦轻,绕床唯有书纵横。不如华堂伴玉屏,宝钿欹斜云鬓倾。”^{[1]207}了解张耒及其瓷枕诗创作的来龙去脉,全面地对其进行文化解读,

有助于深入挖掘古代器物文化的丰富内涵,理解文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

1 张耒生平与瓷枕诗创作背景考述

张耒(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后迁居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他自幼受正统封建诗礼的熏陶,少年时便展现出文辞创作方面的天赋,“十有三岁而好为文”^{[1]830},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张耒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官流放,长期任地方卑官,生活经历丰富。他与苏轼、苏辙、司马光、曾巩等有长期密切的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文学思想上主张“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1]128},强调文理并重。其创作风格平易舒坦,不尚雕琢,

[收稿日期] 2025-04-19

[基金项目] 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淄博陶瓷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及路径研究”(L2022Y10170383)

多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理念的影响下,张耒的诗歌创作涵盖了众多题材,其中瓷枕诗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从本诗题目《谢黄师是惠碧瓷枕》可以看出,瓷枕乃作者故友黄师是所赠。黄师是(?—1105),名寔,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人,熙宁六年(1073年)登进士第,官至宝文阁待制,知瀛州,移知定州,卒于任上^[2]。《宋史》卷354有传。黄寔之父黄好谦与苏轼、苏辙兄弟同年及第,二苏与黄氏父子均关系密切,而且黄寔的两个女儿后来嫁给了苏辙的两个儿子,两家是姻亲关系。张耒与黄寔同样关系亲厚,两人曾在陈州同学,后来又同年及第,黄寔之妹嫁给了钱勰长子,张耒之妹则嫁给了钱勰次子,故而二人还是连襟^{[3]415}。

在《张耒集》中,除了这首瓷枕诗外,还有两首诗也与黄寔有关。《宋史》记载,黄寔曾先后“提点梓州路、两浙刑狱”^{[4]1161}。每次赴任,张耒等好友均会前往送行。元祐元年(1086年),黄寔赴梓州任提刑时,张耒作送行诗《送黄师是梓州提刑》^{[1]202-203}。诗中赞美好友黄寔才华横溢、从容不迫,“君才如涌泉,随用随有余”,同情其人到中年却漂泊流离,仕途辗转,“中年颇流落,四驾使者车”。面对多年好友从“挟书儿”到“镊白须”的变化,张耒不禁感慨岁月的沧桑变迁,人生的聚散无定。元祐八年(1093年),黄寔赴两浙刑狱,苏轼、张耒均前往送行,苏轼作送行诗《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张耒次韵作《次韵苏翰林送黄师是赴两浙》^{[1]152}。在这首诗中,张耒通过今昔对比“昔见君纳妇,今见君抱孙”,突出了时间的流逝与两人情谊的深厚。作为多年知交,张耒深深了解对方“有抱不得言”,满腹心事无

法诉说、心中不平之气只能默默吞咽的无奈,且认为在这一点上,两人其实是一样的,“何为亦如我”,道出了对友人的同情与惺惺相惜。

二苏、张耒之所以能够与黄寔建立多年好友兼亲戚的关系,与黄寔的为人也有很大关系。《宋史》记载,黄寔“孝友敦睦,世称其内行”^{[4]1162}。可见他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因家庭内部敦厚和睦,得到世人的称赏。在张耒看来,这种美好的德行离不开其家族传承,“先公力种德”(《次韵苏翰林送黄师是赴两浙》),自其先辈就已经开始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了。黄寔不仅爱护家人,对待朋友也像对家人一般处处关心体贴。有一年他路过泗州,除夕之夜泊舟于渡口,碰巧见到苏轼执杖立于对岸,仿佛在期待着什么,黄寔见状不禁心中酸楚,立刻回船拿出扬州厨酿酒二樽及雍酥一盒,送给苏轼一家。苏轼在《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中记载了这件事情,说当时得此礼物过年,妻子和孩子都高兴得欢呼起来:“使君半夜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华。”^[5]虽然只是一点食物,但对当时生活困窘的苏轼一家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黄寔赠给张耒瓷枕的时间虽没有具体记载,但从诗中“我老耽书睡苦轻”来看,此时张耒已身体渐衰,步入暮年,睡眠质量不佳。值夏季酷暑难当之际,一方瓷枕的到来瞬间消去了炎热闷蒸之感,让人不禁感叹黄寔对友人的关心与体贴。尤其令人动容的是,瓷枕在当时尚属价格昂贵之物,普通人家是无从置办的,更何况张耒家境贫寒,正如他自己所言“柯山老人家四壁”,“无田无屋一空囊”(《厌雨四首》其四)^{[1]270}。张耒日常生活的寝具也是十分简陋的,“藜床布枕平生事”(《局中昼睡》)^{[1]206}既是自嘲之言,也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在伏天到来,“烈日炎风鼓大

炉”之际,张耒往往只能“籐床瓦枕闭门居”(《伏暑日唯食粥一瓯尽屏人事颇逍遥效皮陆体》)^{[1]267},以瓦枕代替布枕抵挡酷热。

《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又有一题作《师是赐碧瓷枕短篇偿值》^{[1]207},言下之意是这个瓷枕太过昂贵,我无法以等价之物偿还,故而写这首短诗作为回报吧。这当然是张耒的戏言,不过也透露出了对黄寔关心自己、慷慨相赠的感激之情。

2 从张耒瓷枕诗看宋代瓷器的制作工艺与文人生活情趣

瓷枕发轫于隋代,初兴于唐代,到宋代进入全面兴盛时期。随着制瓷业的发展繁荣,宋代瓷枕无论是制作技术还是装饰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6]。宋代瓷枕在后代一直仍备受珍视,在乾隆御制21首瓷枕诗中,就有不少专门题咏宋代瓷枕的诗作^[7]。

《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这首诗虽然主要描述的是瓷枕的消暑纳凉功用,但“巩人作枕坚且青”一句,仍透露出宋代巩县(今河南巩义)陶瓷制作工艺的精湛。“坚”体现了瓷器质地坚硬,这与制瓷原料的选择和烧制工艺密切相关。宋代工匠在原料的筛选和加工上十分讲究,通过精细的淘洗、陈腐等工序,提高了坯体的质量,使得烧制出的瓷器质地坚实。“青”则表明瓷器的釉色,巩县窑在唐代是以烧制白瓷闻名的^[8],由张耒诗可以得知,到了宋代,巩县窑同样可以烧制出质量上乘的青瓷器皿。釉色的呈现与釉料的配方、烧制的温度等因素有关。张耒的诗,让我们对宋代陶瓷制作工艺的高超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张耒的瓷枕诗也反映了宋代文人对瓷器的喜爱和瓷器所体现的文人生活情趣。在宋代,文人阶层崇尚高雅的生活方式,品茗、插花等成为他们

生活中的雅事,而瓷器在这些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精美的瓷器不仅满足了文人的实用需求,更成为他们审美追求的对象。张耒的诗歌风格平易舒坦,不尚雕琢,这种风格也体现在他对陶瓷的审美观念上。他欣赏陶瓷自然质朴的美,简单的描述中突出了瓷器坚硬的质地和天然青色,没有过多华丽的修饰,展现了一种自然之美。这种审美观念与宋代整体的审美风尚相契合,宋代艺术追求简洁、自然、含蓄的美感,反对过分的雕琢和装饰,在陶瓷艺术中表现为追求瓷器的自然质感和简洁造型。张耒在诗歌中对瓷枕的描写,展现了他对瓷器的欣赏和对高雅生活的追求。

3 瓷枕的实用功能与古人的养生保健思想

瓷枕是宋代流行的一种寝具,张耒的瓷枕诗不仅描绘了其确实具有“消炎蒸”的实用功能,还蕴含着古人一定的养生保健思想。“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形象地写出了瓷枕接触头部时带来的清凉感受。中医理论中有“头为诸阳之会”(出自《三因方》“头者诸阳之会”)^[9]的论断,在瓷枕的清凉触感中获得实践印证:中空的枕体结构形成天然风道,釉面的低导热系数持续吸附头部热气,这种“引火下行”的物理疗法,暗合中医“寒头暖足”(《脉法》)的养生要诀,让日常寝具成为身体调理的媒介。

翻开《张耒集》,字里行间渗透着这位苏门学士对“食饮有节,起居有常”(《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的恪守。如在饮食方面,他重视“每日食粥”,认为是“养生之要”,并得出“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10]的结论。这种将饮食养生回归日常的理念,与同时代苏轼“玉糝羹”的食疗智

慧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宋代文人寓养生于生活的实践体系。

面对北宋中后期盛行的金石养生热潮,张耒的批判显得尤为清醒。当士大夫们沉迷于朱砂、雄黄的“不老神效”时,张耒在《送张坚道人归固始山中序》中记载的养生对话,犹如一声清越的钟鸣:道人张坚传授的“养性之妙”,核心在于“守心而已”^{[1]754}。这与老子“虚其心,实其腹”的哲学遥相呼应。张耒反对向外求药的迷狂,主张向内修心的澄明,将禅宗的坐禅修定与道家的守静存神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养生法。

4 瓷枕与入梦幻游的文学想象

宋代文人地位虽普遍高于前代,却往往有世事无常、人生幻梦之感。元祐时期,因为新旧党争的牵连,苏轼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张耒与苏轼关系密切,亦遭贬谪,这让他产生了摆脱尘俗、求仙慕道的心理。《过韩城》一诗中,他感叹六国与秦的不断“争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曾经轰轰烈烈的争斗,到头来结局不过都是“共一丘”,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仙丁令威,他仙骨犹健,能够“千年重向故乡游”^{[1]246-247}。在张耒看来,世事纷乱复杂,充满了无常与无奈,只有神仙才能超然世外,不受尘世的羁绊。正如他在《感遇二十五首》其十六中所写“超然赤松子,高笑在云霞”^{[1]159},表达了对神仙那种逍遥自在、远离尘世生活的无限向往。甚至在宿于山中野寺时,张耒还会“梦为神仙游,境界脱尘俗”(《宿峻极下院》)^{[1]163},通过梦境,他暂时摆脱了现实的束缚,进入到理想中的仙境,进一步体现了他对超凡脱俗境界的渴望。

无独有偶,在古代文学创作中,瓷枕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通往仙境或人生幻境的

媒介。早在宋代以前,唐人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就讲述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唐开元七年(719年),道士吕翁在邯郸道邸舍遇到了种田少年卢生,卢生自叹穷困不达,郁郁寡欢。俄而卢生思寐,此时邸舍主人正在蒸黍,吕翁取出囊中枕递给卢生,并说:“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接着文中详细介绍了此枕的形貌——“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卢生就枕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此后,卢生的人生仿佛开挂一般,一路顺遂,娶大姓女、进士及第、仕途通达、破敌立功,风光无限。虽两度因同僚中伤诬陷而遭贬、下狱,但最终都化险为夷,还被封国公,寿终正寝。当梦中的卢生醒来之时,令人惊讶的是,邸舍主人蒸的黍还未熟。经吕翁“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的点化,卢生终悟荣辱穷达之道,再拜而去^[11]。这个故事在《太平广记》中记为“蒸黄粱”,也常被后人称作“黄粱一梦”。据李剑国研究,此文当作于唐建中二年(781年)沈既济贬官之后^[12],沈既济有感于宦海沉浮、生死穷达之变幻无常,故作此文警醒世人,让人们认识到人生的虚幻和无常,不要过分执着于功名利禄。

《枕中记》对瓷枕富于奇幻色彩的描写,使其成为后世文学中的常见意象。由于小说中瓷枕的拥有者是“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故而瓷枕被赋予了幻游人生与幻游仙界的双重意蕴。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后世文人的作品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张耒的瓷枕诗中就同时反映了这两种内涵。“梦入瑶都碧玉城,仙翁支颐饭未成。”意思是说自己躺在瓷枕上,做了一个游仙之梦,梦中进入了瑶都仙境,看到仙人正在支着下巴等待饭熟。这里的“饭未成”显然是巧妙地暗示《枕中记》中的情节,在游仙之梦中又嵌入

了人生须臾如梦的内涵,将瓷枕的双重意蕴完美融合,既展现了对仙境的向往,又表达了对人生短暂虚幻的感慨。

在稍后北宋末年名臣李纲的瓷枕诗中也同样提到黄粱之梦,“枕上片时聊适志,黄粱未熟到东吴”(《吴亲寄瓷枕香炉二首》)^[13]。李纲通过瓷枕这一意象,抒发了自己在短暂的梦境中寻求心灵慰藉和志向寄托的情感,同时也暗含着对人生无常的感悟。

在清代康熙多首御制瓷枕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窥探到有关瓷枕入梦的奇幻想象与文学书写。如言“卢生如识此,岂复叹邯郸”^{[14]324}，“小哉邯郸漫云云”^{[14]325}，又云“谁云碍稳寐,藉可至蓬莱”^{[14]324}，“恍挹仙人”^{[14]323}。乾隆谙熟并高度认同汉文化^[15]，显然也了解瓷枕中蕴含的文化符号,故而在他的瓷枕诗中,既有对邯郸故事的一再回味,又充满对仙境仙人的向往之情。

这些诗句表明,在瓷枕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之外,其文学与宗教的蕴含同样被传承下来,体现了古代文学中道教游仙文化与隐逸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贯穿多个朝代,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独特而迷人的一部分,反映了不同时代文人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和感悟,以及他们对超脱现实、追求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

5 结束语

张耒的瓷枕诗,不仅是一首描绘器物之美的小诗,更是一扇洞察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文化之窗。诗中所体现的瓷器工艺、审美趣味、养生理念与文学想象,不仅生动展现了宋代陶瓷在日常生活与艺术领域的双重价值,也反映了文人阶层在现实困顿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微妙张力。通过对这首诗的深入分析,我们得以体会宋代文人如

何在咏物中寄托情怀、寓意人生,同时进一步揭示了陶瓷作为文化符号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深层意义。张耒之作虽不足百字,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值得在陶瓷美学与文人文化研究中持续关注并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 [1]张耒.张耒集[M].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杨倩描.宋代人物辞典:上[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280.
- [3]崔铭.张耒年谱及作品编年[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 [4]脱脱.宋史: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木斋,邱黎.苏东坡新传[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8:175.
- [6]孙发成.宋代瓷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2.
- [7]谢明良.中国陶瓷史论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77.
- [8]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3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187.
- [9]王志平,邹学熹.中医学谚语一百条[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49.
- [10]费衎.梁溪漫志[M].骆守中,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247.
- [11]鲁迅.唐宋传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13-15.
- [12]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269.
- [13]李纲.李纲全集: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4:92.
- [14]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器[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
- [15]胡湘海,苏金成.制作与象征:清代乾隆御书瓷器研究[J].山东陶瓷,2024,47(5):5-14.

(责任编辑:杨 爽)